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个人主义话语流变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昌论丛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姬 蕾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个人主义话语流变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昌论丛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姬 蕾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鲁 静

封面设计:周伟伟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流变 / 姬蕾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01-014761-1

I. ①五… II. ①姬…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②个人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61.107 ②B8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5094 号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流变

WUSI XINWENHUA YUNDONG ZHONG DE GERENZHUYI HUAYU LIUBIAN

姬 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4761-1 定价: 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文昌论丛”序言

论丛以“文昌”为名，有以说也。

首先，文昌路是目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坐落之所。2009年，应学校整体规划的调整要求，文学院奉命从据守20年（1988—2009）的“红楼”搬迁至文昌路这座小院的三栋旧楼。学院里年长一点的先生们都记得，这里本是中文系的旧地，中文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就是这里缔造的。故以“文昌”为名，为了纪念文学学院的沧桑历史、纪念曾在这里创造不息、为我们留下宝贵遗产的前贤们。

其次，常有同仁说文昌路是文学学院的“福地”。此番搬迁，当时只道是“暂厝”，不意倏忽又六年。综观文学院的历史，重回文昌路这段时期，学院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发展走上了复兴。而“文丛”中的作者，多数是这段时期入职学院的。从学校规划来看，文学院迟早要离开文昌路。取“文昌”之名，也有意铭记这段时期里新老学人团结进取、急起直追的历程。

最后，从字面意义上，“文昌”寄寓着文化昌明、文学昌盛、文章昌茂、文运昌隆等意涵，故以“文昌”命名丛书，代表我们对文学院、对东北师范大学、对中华文明的祈愿。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高校——东北大学的国文系，从一九四六年至今，她已走过了七十

年。七十年中，历代学人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奋斗，把文学院建成了人文学术与教育的关外重镇，在国内有着较高的影响力。

十年前，在建院（系）六十周年之际，学院组织出版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论集（一九四六——二〇〇五）》，这部皇皇一百四十万言的大书，对院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进行了文献总结。去年，王确教授开始主持编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把学院历代学人的学术代表作重新编订，统一装帧出版，首批出版著作十种近三百万字，这些都展示了这座古老学院的丰腴成就。近年来，文学院有了许多新的气象和变化，“文昌论丛”必然是这一页历史的见证之一。这套书首批推出八部著作，与历史巡礼式的文献编纂和学术史文库式的代表作展示的思路不同，“文昌论丛”着力助推新生代学者。丛书的诸位作者，年龄最大的四十岁，最小的三十二岁，半数以上属于“八〇后学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三年才加盟文学院，他们的才思与文笔代表着文学院的未来。近年来，文学院形成了一种共识：前贤们深厚的积淀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土壤，但未来的持续发展，要依靠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这个共识正在逐渐升华为一种“尚少”的文化：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管理上（比如科研奖励向青年教师“倒挂”的激励机制），学院都有意向年轻人倾斜，以期更快更好地促进青年教师成长，以承担起文学院的未来。这一文化已在文学院近年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当然，我们知道，若没有文学院这些前辈和中年学者们的理解与支持，就不可能培育和形成这种文化。“文昌论丛”的推出，既受惠于这一文化，反过来也验证这一文化，并丰富它的内涵、为它积累经验。集中推出三十多岁青年教师的著作，这在东师文学院历史上还是首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希望这套论丛能兼具“导夫先路”的作用：随着目前新生代的持续成长，以及未来新生力量的不断融入，论丛会不断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最终形成我们的学术品牌。

“文昌论丛”是文学院青年一代学人的检阅。从作者的学缘结构

来说，他们分别在法国戴高乐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这反映了学院目前的师资学缘构成更趋向于多元化，人才结构上的新变及其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必定对文学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学科角度看，“论丛”涵盖古典文献、语言学、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和文艺美学，基本囊括了文学院的主干学科。从研究水准来说，由于多数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形成的专著，经过了严格遴选，并非一般性概论或入门式作品，所以都聚焦于学科的前沿问题，形成许多独具个性的观点。

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学科建设办公室提出了指导建议，王确、刘雨两位老师对丛书的出版非常关心，徐强、陶国立为丛书的策划出版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这套丛书在不同出版社统一装帧出版，各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丛书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此一同表示谢意。

必须指出，丛书中的多数著作是作者的第一部书。起步之作，难免稚嫩，深愿学界高明之士能够有以教诲。你们对这些著作及作者的批评与指教，就是对东师文学院的莫大支持。我在东师文学院求学七年，回国后又在这里工作七年，人生中许多重要经历都与这里难解难分，我从中受益良多，也承担了师友们的许多期待，实乃人生中之幸运。藉此机会我想向这座学院和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敬意，也想以“戒骄戒躁”四字，与各位青年学者共勉。生有涯，学无涯，学问之路正长，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还要日进、日进、日日进，方能不负时代，不负前贤。

李洋

2015年4月10日

目 录

“文昌论丛”序言	1
序	1
绪 言	4
一、研究缘起	4
二、概念界定	9
三、研究历史与尚需解决的问题	12
第一章 清末民初个人主义话语出现的思想背景	19
第一节 个人主义话语出现的背景——从“民”到“国民”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之初)	19
一、“民”的出现	21
二、对民权的呼唤	27
三、个人本位的思考：“冲决伦常之网罗” ——谭嗣同的《仁学》	32
四、“人”的发现——“国民”的诞生	38
第二节 清末民初“群”与“己”的关系 (20 世纪初到民国初年)	42
一、“合群之独立”——梁启超“新民说”中的群己关系	43
二、“群己平衡”——严复的群己之辨	48

第三节 清末民初个人主义话语的传入	57
一、“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内涵	57
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话语在中国的传入	61
三、独异的个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	65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言说 (1915—1919)	74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出现	74
一、杜亚泉的《个人之改革》	74
二、《新青年》中个人主义话语的演变趋势	79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个人主义话语蕴含的肯定意义	83
第二节 作为与家族制度对抗的个人主义话语	89
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89
二、对“孝”的批判	100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与“群体” 的关系	108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群”的概念	108
二、“个人”与“群”(社会)的关系	115
第四节 作为人道主义基础的个人主义话语	126
一、“人的文学”	126
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所在	130
第三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136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中个人主义话语所引起的 自我意识的表达	143
一、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143
二、对文学形式的影响	157
三、对作家主体的影响	173

第二节 中国式伤感——孤独的个案	183
一、鲁迅——启蒙者的孤独	188
二、郁达夫——零余者的孤独	218
第四章 个人主义话语的式微（1919—1923）	239
第一节 1919 年发生了什么	240
一、“五四运动”所包含的两个运动	240
二、救亡压倒启蒙还是救亡开启了启蒙	244
第二节 个人主义话语遭到的否定因素	249
一、思想背景：对西方文明的失望	249
二、个人主义话语在两方面遭到了质疑	253
第三节 个人主义话语式微的原因	264
一、对个人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失望	264
二、“社会”改造取代“个人”改造	269
第四节 对文学的影响	284
一、“个人主义的文学”受到否定	284
二、否定“个性”与否定“个人”	287
结 语	294
参考文献	300
一、近代期刊	300
二、译著类	301
三、论著类	302
四、论文类	307
后 记	316

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思潮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久经研究的老话题，这也给新的研究设下了难题。但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又是深化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和“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研究，做出新的历史阐释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选择这一研究课题，是有很大大勇气的，作者以其勤奋的工作、深厚的学识基础和科学的理论方法，以新的视角做出了富有新意的创新性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富有魅力的，它的魅力就在于古今中外多种思想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让整个社会的思想领域充满活力，作为其中之一种的个人主义话语也是如此，它曾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纵观中国历史，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五四”时期那样青春洋溢、充满个性，处处强调个人人格独立的重要性、推崇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人立而后凡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推崇的确起到了“立人”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主义潮流是大家所熟知的，谈到新文学运动，就会想到作品中突出的自我表达与个性的发挥，然而，文学运动中的个性主义潮流是如何发生的，它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哪些方面的影响，则较少被迫本溯源地理清，如果想要探讨这个问题，就

需要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流变从源头进行梳理，这本书的价值亦在于此。

史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灵魂，缺乏史料的整理、仅有价值判断的研究是空洞的，容易陷入“片面的深刻”；只有史料的堆砌而缺乏价值判断的研究则又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会只见史料、不见观点，削弱研究的意义。只有在认真搜集、整理、爬梳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文学史真正的认识与价值判断，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成为独具价值的研究。历史不是割裂地存在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方面受到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清末就开始酝酿自身内部的变革，所以，想要研究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流变，就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要将其置于世界思潮的影响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理清在清末思想家的一些思考和西方外来思潮的双重作用之下，个人主义话语是如何发生与渐渐式微的过程，并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与内涵。

个人主义话语的流变涉及清末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众多思想家，作者在这方面颇下苦功，从近代期刊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搜集入手，几乎网罗了清末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个人主义话语的背景、引述、翻译、发展和式微的全部论著，为与个人主义话语有关的命题提供了一份编年体式的资料汇编。从19世纪中期到新文化运动落潮，从谭嗣同、梁启超、严复个人观的萌发到吴虞、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个人主义话语的发生、发展在史料中渐渐显现，作者没有仅限于简单罗列史料，而是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诸多问题，如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孝”的批判，其实是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以个人主义话语对抗家族制度的表现；与清末相比，新文化运动中“群体”的内涵发生变化，由“民族”、“国家”、“群众”转变为“社会”、“人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个人主义话语之后的演变埋下了伏笔；通过对“人的文学”的细读，提炼出个人主义话语与当时同样盛行的人道主义之间

的矛盾统一；再如在个人主义话语式微原因的探究中，作者通过史料的挖掘，总结出 1919 年个人主义话语即遭到的否定因素，从这个侧面重新回过头去归纳启蒙落潮的原因；在梳理个人主义话语流变的同时，还将文学运动置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畴内，从另一种视角解读了新文学的特征。在书中，不乏这种从史料研究出发的细致观察，尤其是理性分析的视角与严谨的态度，使得这本书具有了一种思想史研究的厚重感。相信在日后，作者能够继续拓宽学术视野，丰富自己的史识，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姬蕾曾是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她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读了她的这部著作，为她做出的科研成绩而高兴，写了上面读后感的文字，权充作序吧。

刘中树

2014 年 12 月 28 日

绪 言

一、研究缘起

“五四”是一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个人的发现的时代，“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初期，个人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①个人的价值与意义被前所未有的发现，并且与民族国家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出现被时代赋予了重要意义，而“个人主义”这一名词，也就经常在五四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正如刘中树所说，“以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为内涵的‘五四精神’的终极指向还是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现代性的实现。”^②作为中国古代汉语中不曾有过的词汇，“个人主义”这一名称是日本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译介过来的，用以翻译英文中的“individualism”。这本身就是一个“转手”的过程，为它之后的复杂化内涵作了一个铺垫。而在晚清至民初的思想界，“个人主义”甚至英文原文的“individualism”也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在这些讨论中，“个人主义”话语包含了“我”、“自我”、“个人”、“个体”、“小己”、“个性”等多方面内涵，作为相对这一概

①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00页。

② 刘中树：《“五四精神”与中国新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

念出现的“国家”、“社会”、“群体”、“集体”等概念也与它相互交织、不可分割，本书所探讨的个人主义话语，就包含着种种与“个人”有关的问题的解读。

笔者对“个人主义”话语的兴趣首先来自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兴趣。在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五四”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汇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①，随着对“五四”时期期刊杂志的整理与阅读，作家作品中似乎出现了一条主线——对“个人”的发现，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对家族制度的反叛，出现在无数“五四”思想先驱的笔下，几乎所有“五四”一代思想家都曾涉及这一问题，吴虞、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等都对封建家族制度展开批判，原因是什么？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对个人的强调有什么关系？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重建和对家族制度的反叛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对“五四”新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本书所关心的问题。

同时，这种批判的激烈程度和晚清形成鲜明对比。如陈独秀提出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②但晚清思想家们如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虽然侧重点明显与“五四”不同，但“五四”一代思想家似乎还是受到这一传承的影响。将“五四”时期期刊中出现的“个人主义”话语按年份排列，就会发现这些史料显现出这一概念在“五四”一代思想家那里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主张“个人本位”的陈独秀，在半年后即指出应该“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与群。”^③而在1918年又认为“鄙意以今日‘国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②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12月25日。

③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

家’、‘家庭’、‘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① 这种反复在许多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如以思想稳健著称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大力赞扬个性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性的压制，“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② 而在八个月后，他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指出，“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③ 在这一思想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不是《易卜生主义》中那样突兀地对立，而是可以平衡的了。将当时“五四”先驱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对照着看，似乎又与严复的“群己平衡”如出一辙，那么他们到底与晚清时期的论述有何不同，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是本书想要探究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找寻“五四”新文学背后那条发展脉络的时候，可以发现“个人”与“群体”并不是突兀地对抗，而是此起彼伏、互相交织，这更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这一现象会对新文学造成影响：随着个人主义话语在“五四”一代作家心中生根，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他们笔下一条隐线。郁达夫的《沉沦》结束时的悲语就是一个注解：“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个人的死亡与民族国家的衰落被联系在一起，这临死前的痛苦呼喊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孤零零的个人没有任何依靠，也就不可能具有“超人”的力量，个人的

① 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5卷2号，1918年8月15日。

②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

③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生存与否与国家的存亡直接联系起来，国家深重的苦难与个人的苦闷成为一体，“己”与“国”在国富民强的强烈愿望中融合。这种“个人”与“群”的关系反映了个人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五四”一代作家身上，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就是这样紧紧黏合在一起，这一特点是既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又反映在“五四”新文学中的。

个人主义赋予“五四”一代作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我意识，“我”是谁，“我”个人的独特感受在新文学中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使得五四新文学有一种自我表现的特点，“五四”文学发生期从作家自身的个体生命体验出发进行创作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主张“写实主义”的文学社团，也强调描写作家周遭熟悉的事物、最好是个人经验^①。普实克认为，“中国的现代革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个人和个人主义反对传统教条的革命。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认识现代中国的思想和艺术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的无比重要性。”^②艺术作品反映的是作家的内心世界，作品越接近于独白，也就越展现出作家复杂的情感和心理的不同侧面，而较为忧郁和隐晦侧面的描写则大大增强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然而，自我意识带给“五四”新文学的不仅是个体被高度重视，同时也带给作家们苦闷、彷徨的情感特征。在“五四”新文学中弥漫着一种孤独的伤感，同时这种孤独又和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个人的发现带给作家这样的情感历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这种孤独在新文学发生期几位作家的身上又有着不同的表现，这启示笔者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个人主义话语与自我意识的出现带给作家的深重的孤独感的原因是什么，在文学中有哪些表现，以及这种孤独有哪几种表现方式。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过“个人”这一词汇，更没有“个人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② [捷]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见李燕乔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主义”这一概念，个人主义话语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潮的涌入而被大家所熟知的。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个人主义话语几经沧桑，人们对它的认知、阐述和定义经历了多次变化，其中有褒义也有贬义，有将它奉为经典的时代也有将它驱逐出主流话语领域的时期。在今天，回过头来认真理清个人主义话语进入中国时的原始内涵、定义及表现，无疑对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学有重要意义。因为“五四”新文学本身就是人的文学，个人的发现为新文学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无一不和“个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激情与伤感、痛苦与快乐便是源自个人的发现——没有个人观念的国度，不可能有自我的概念。科恩在《自我论》中说：“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①的确，在个人被发现的时代，“人之子醒了”，思想者必定选择做痛苦的人；而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转型，又是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重要分界线之一。“五四”新文学之新，即在于它体现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产生，在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的双重吸收、承接的过程中，个人与国家、社会，个人与人类纷繁复杂的关系，也在“五四”新文学中被表现出来。

本书主要探讨了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流变以及它与“五四”新文学之间深刻、复杂的联系，希望能够重现个人主义话语的引述、重建自身定义以及渐渐式微的过程，并从这一侧面解读“五四”新文学本身的特征。本书主要采用的是线性研究的方法，不是针对有关个人主义话语的各个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通过编年体的方式，概括出每个时代不同的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之流变的思想脉络，即以思想脉络的发展为主线，以个人主义话语的流变为中心，概

① [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0页。